

普 式 庚

# 波爾塔瓦

余 振 譯

羅我白月學贈書



《詩文學》副刊之一

1946

379.51  
8048

The Power and glory of the war  
Faithless as their vain votaries, men  
Had passed to the triumphant Czar.

BYRON. ★

★ 戰爭底威力與光榮，變化無常，  
同牠們的勢利的崇拜者——人們一樣，  
都轉到勝利的沙皇這一方。

——拜倫。

原书空白页

# 獻

給你——但是這渺茫的響司底語聲  
能不能鑽入你的耳中？  
憑着你那純樸的心靈，你能不能理解  
我心頭底願望？  
還是，詩人底獻辭，  
如像他往日的愛情，  
在你面前，不理不睬，  
不置可否，一任牠消逝無踪？

你要辨清，至少，這些聲音，  
往常你認為是可愛的——  
也要想想，在我們分手的日子裏，  
在我那變幻莫測的命運中，  
你這淒涼的荒原，  
你的話語底最後的聲音，  
便是我唯一的珍寶，聖物，  
我心坎裏的唯一的愛戀。

## 第 一 章

柯楚白(1)真是富貴雙全。  
他的草原是一望無邊；  
在那裏他的馬羣  
吃着草，自由的，不用人經營。  
波爾塔瓦郊外的村莊(2)  
周圍都環繞着他的花園，  
他還有許多財物，  
皮衣，綢緞，金銀，  
有的擺在明處，有的封鎖在倉庫裏。  
但是柯楚白的富貴而又驕傲，  
並不是因為他的長鬃的駿馬，  
並不是因為黃金，克里米亞游牧人底貢品，  
也不是因為先人們遺留下的村莊，  
他的美貌的女兒(3)  
正是年老的柯楚白所以驕傲的根原。

可以說：在波爾塔瓦沒有一  
個比得上瑪麗雅的美人。  
她艷麗，有如一朵春花，  
懷抱在森林的濃蔭裏。

她苗條，有如一棵  
基輔高崗上的白楊。她的舉止  
有時令人想到了荒野的湖沼邊的  
白鳥底輕快的步伐，  
有時令人想到了牝鹿底敏捷的奔跑。  
她的胸口，有如雪浪那樣地白皙。  
在她高高的頭頂的四圍，  
有如烏雲一般，髮髮發着幽黑的漆光。  
她的眼睛有如星星一般地閃耀；  
她的嘴唇，有如玫瑰花般地鮮紅。  
但是，不只是美貌  
（這不過是曇花一現啊！）年青的瑪麗雅  
爲一般人所讚揚：  
人人都曉得，她是一位  
純貞而又伶俐的女郎。  
因此，烏克蘭與俄羅斯給她打發來  
許多愛慕的青年；  
但是胆怯的瑪麗雅逃躲着婚約，  
如像逃躲枷鎖一般。  
對所有的求婚者完全拒絕——現在  
將軍(4)自己也爲她打發來媒人(5)。

他年事已高。他因了年歲，  
戰爭，勞心，勞力而受盡了折磨，  
但是熱情還在他心中沸騰，而  
愛情又抓住了馬塞帕底心。

年青的心忽而燃燒，

忽而熄滅。愛情在他心裏  
忽而消失，忽而又出現，  
在他心裏一天有一副不同的感想；  
爲歲月折磨成頑石一般的  
老人底心，並不這般從順，  
並不是微微地燃燒着  
暫時的慾火。  
牠頑強地，慢慢地  
在慾火中燒得通紅；  
但是，最後的餘燼已經不會冷却，  
牠要拋棄了他，除非帶走了他的生命。

這不是一隻羚羊走下山岩，  
當牠聽見了蒼鷹底沉重的飛翔；  
年青的女郎一人在廊下徘徊，  
戰慄，並等待着命運的決定。

母親，滿懷着憤慨，  
向她這裏走來，戰戰兢兢地  
捉住了她的手，說：  
『無恥的東西！不要臉的老鬼！  
還可能嗎？…不，只要我們活着，  
不能！他決不能做出這種罪惡(6)。  
他，本該是自己純潔的教女底  
父親和朋友……喪心病狂的東西！  
在這衰暮之年，他  
異想天開要做她的丈夫』。  
瑪麗雅禁不住抖了一抖。她的臉

蒙上了一層死一般的蒼白，  
渾身冰冷，如像死人一般，  
女郎昏倒在台階上。

她蘇醒過來了，但又  
閉起雙眼——一句話  
也沒有講。父親與母親  
想盡方法來鎮靜她的心  
驅走她的恐怖與痛苦，  
安定她驚慌的腦子裏的煩亂……  
一切都是枉然。整整兩天，  
有時是無聲地泣噎，有時是長吁短嘆，  
瑪麗雅沒有喝一口水，沒有吃一口飯，  
走來走去，面色蒼白有如一個幽靈，  
也不會想到睡眠。第三天  
她的閨房裏不見了她的影子。

任誰也不知道，她在甚麼時候  
而且怎麼出走的。只有一個漁夫  
在那入夜裏聽得了馬蹄聲，  
哥薩克人的談話還有女子的低語，  
而早晨，在草地底露水上看見有  
八隻馬蹄底跡。

不僅是面龐上初生的柔毛  
和那年青的亞麻色的髮髮，  
有時老年人底嚴肅的面貌，  
額頂上的皺紋，蒼白的頭髮，



也可以爲熱情的夢幻  
投入美妙底玄想。

這種早晚總要知道的消息  
很快地就傳入柯楚白底耳中：  
她忘掉了恥辱與貞操，  
她在這惡棍底懷抱中！  
這是怎樣的恥辱呀！父親與母親  
不敢聽信這種傳言。

直到事實底真象  
赤裸裸地擺到了面前。  
直到這年青的女罪人底心  
已經剖白得分明。  
直到明白了——  
爲甚麼她老在任性地  
逃避着家庭的束縛，  
背地裏愁眉淚眼，唉聲嘆氣，  
而對求婚者的美意  
答覆以高傲的沉默；  
爲甚麼她在酒席上這樣靜靜地  
只傾聽着將軍一人，  
當人聲鼎沸而酒杯裏  
浮起了酒底泡沫的時候；  
爲甚麼她常常唱着那些歌曲，  
當他寒微時候，當威名還沒有  
來到他頭上的時候，  
他所編製的那些歌曲(7)；  
爲甚麼她那鐵石殺的心腸

喜歡聲勢赫赫的馬隊，  
喜歡喧天動地的戰鼓，  
喜歡小俄羅斯君王底  
權杖與鈎刀(8)前的人們的歡呼……

柯楚白是富貴雙全。  
他有許多許多的朋友，  
他能够洗乾淨自己的名。  
他能够掀動起整個的波爾塔瓦；  
他能够在他的府第中  
馬上抓來那傲慢的惡棍，  
給自己的女兒復仇；  
他能够用自己應心的手  
刺入……但是另一種念頭  
在激動着柯楚白底心。

那是一個動亂的時代，  
那時候俄羅斯還在青年，  
牠，在戰鬥中緊張起自己的力量，  
靠着彼得底天才慢慢地成長起來。  
在光榮還門學科上給牠  
請到一位嚴厲的先生：瑞典的  
流浪武士(9)給牠命出不一則  
意外的，流血的課題。  
而在長吁懲罰底磨練中  
經歷過命運底打擊，  
俄羅斯逐漸強大起來。沉重的鐵錘  
就這樣地，擊碎了脆弱的玻璃，而鍛鍊成一支利劍。

頂戴着無用的光榮，  
大膽的查理士在萬丈深淵上打滑兒。  
他向着古老的莫斯科進發，  
驅走了俄羅斯的民兵，  
如像旋風捲走了山谷中的塵芥，  
吹倒了塵土中的野草。  
他順着這條大道前進，在這條大道上，  
當今的新的凱歌(10)，當這位天命偉人  
因戰敗而凌亂了後退的步伐時，  
丟下了自己的足印(11)。

烏克蘭在無聲地動盪着。  
火花早已在那裏燃燒。  
血腥的老頭子底朋友們  
期望着一個人民戰爭，  
他們埋怨着，高傲地要求，  
要將軍打破了他們的枷鎖，  
而他們的輕浮的狂歡  
在焦急地期待着查理士。  
在馬塞帕的四周響起了  
狂亂的呼叫：到時候了，到時候了！  
但是年老的將軍依然是  
彼得底忠順的臣民。  
他，保持着通常的嚴峻，  
還在平平穩穩地統治着烏克蘭，  
對一般人的閒言，彷彿是，全沒有注意，  
還在若無其事地開張酒筵。

『軍將究竟怎麼着呢？——青年們說，——  
他不中用了；他年歲太老了；  
勞苦與歲月磨滅了  
他先前的活躍的熱情。  
爲甚麼他那衰老的戰抖的手  
還拿着至高的鈎刀？  
現在我們要對可恨的  
莫斯科爆發起戰爭！  
假若年高德劭的多羅申哥(12)，  
或者年壯力強的沙莫伊羅維奇(13)，  
或者我們的巴烈伊(14)，或者高爾捷英珂(15)  
還握有軍權的話，  
那麼在遼遠的異邦寒雪野上  
決不會死掉那麼多哥薩克人，  
而我們的軍隊早已把悲慘的  
小俄羅斯解放出來』(16)。

青年們，心中燃燒着輕浮底火焰，  
這樣，無所畏懼的，嚷嚷着，  
他們渴望着一個激變，  
忘記了祖國底往昔的俘虜，  
鮑格丹(17)底幸運的辯爭，  
神聖的舌戰與協定，  
還有那先人們的光榮。  
但是老年人們舉步謹慎，  
而用懷疑的眼光審視着一切。  
甚麼行不通，甚麼辦得到，

他們還不能馬上決定。  
誰個能走入海的深處，  
凝固地蓋着一層堅冰？  
誰個能以久經世故的明智  
洞察到狡黠的人心底  
宿命的深淵？心中的思想，  
那被壓抑的熱情底結果，  
深深地埋沒在那裏，  
而多少時候以來的計劃，  
也許，已經自己成熟了。  
怎見得呢？但是馬察帕越是惡毒，  
他的心越是狡黠奸詐，  
他外表上就越是輕浮，  
而在待人接物上越是無禮。  
他真會隨心所欲地  
迷惑人心並猜度人心，  
有把握地操縱人們底心智，  
並揭穿別人心中秘密啊！  
這個絮絮叨叨的老頭子，他  
裝做出虛偽的使人置信的樣子，  
在筵席上，怎樣親切地對老年人們  
惋惜着逝去的年月，  
對愛好自由的人讚嘆着自由，  
對不滿現狀的人詆毀着當局，  
對含冤莫訴的人淌着眼淚，  
對頭腦懵懂的人講些聰明話！  
也許，知道的人沒有多少：  
他的性格是桀傲不馴，

他喜歡公然地或鬼鬼祟祟地  
加害自己的仇人；  
他對於無論甚麼的睚眦小嫌  
是終身懷恨，永記不忘，  
這個傲慢的老頭子常常生起  
太不成話的意念；  
他不知道甚麼是聖物，  
他不記得甚麼是慈悲，  
他甚麼都不愛，  
他準備着把血當水一般的流，  
他瞧不起自由，  
在他的眼睛裏沒有祖國。

這個恨毒的老頭子多少時候以來  
在自己心裏秘密地懷着一種  
可怕的計劃。但是有一對細心的眼，  
怨恨的眼早已看穿了他。

「不，胆大妄為的好賊，不，破爛人偷東西！——  
柯楚白咬牙切齒地想，——  
我不忍心燒毀了你那所房子，  
我的女兒底牢獄；  
你可以倖免於烈火之中，  
你可以倖免於哥薩克軍刀底  
鋒刃之下。不，你個惡棍啊，  
你，在莫斯科的刑吏手中，  
鮮血淋漓，在無用的抵賴之下，  
在拷刑台上，在拷打中縮成一團，

你定要詛咒那在我家  
你給我女兒施洗禮的那一日那一時，  
你定要詛咒那我為你滿斟了  
杯酒的那一次飲宴，  
你定要詛咒那你，這個老鴛，啄傷了  
我的愛女的那個夜晚！……』

是的！在過去；馬塞帕  
同柯楚白是很好的朋友，那時候  
正像食鹽，麵色與牛油一般  
他們倆情意相投。  
他們的馬在勝利底戰場上  
在敵人的炮火下並頭馳騁；  
他們二人常常地  
長時間地促膝傾談——  
詭密的將軍對着柯楚白  
常常把自己不安分不知足  
的心底深淵部分地揭露出來，  
而關於未來的變節，  
勾結，反叛，也在不分明的  
談話中暗示出來。  
是的，柯楚白底心  
那時還對他十分忠誠。  
但是現在牠，在痛苦的怨恨中  
激怒着，只聽從着一種願望：  
他無分晝夜地  
懷念着一種思想：  
或者自己死掉，或者毀掉——

費處自己被侮辱的女兒。

但是他把這個周詳的計劃  
精密地深藏在自己的心裏。  
在無力的悲哀中，現在他  
把自己的思想又轉向墳墓。  
他不希望馬塞帕有甚麼不幸；  
完全是女兒一人做錯。  
但是他連女兒也寬恕了：  
讓她將來在上帝跟前答辯吧，  
她給自己的家人蒙上了恥辱，  
忘掉了上天與王法……

但同時他在自己家裏，  
用銳明如鷹一般的眼光  
找尋勇敢的不爲勢屈，  
不爲利誘的同志。  
他全盤告訴了他的妻子(18)：  
在深深的寂靜裏  
他早已寫好了一本告密的奏疏，  
生性急躁的妻子  
滿懷着婦人女子的忿怒，  
催促着怨怒的丈夫。  
在夜的寂靜中，在臥榻上，  
像魔鬼一般，她對他  
喃喃地說念着復仇，  
責罵着他，流着眼淚，激勵着他，  
還要他賭誓——對着她，



悲鬱的柯楚白賭了誓。

迅雷般的打擊已經計劃周密。勇敢的  
伊斯科拉(19)同柯楚白在一起。  
他兩個想：『我們一定會成功的；  
仇人底滅亡早已命定。  
但是誰個，能燃燒着熱情，  
熱心於公共的福利，  
而把告發這個強悍的惡棍的奏疏  
呈遞到彼得的面前，  
而無所畏懼呢？』

在這不幸的女郎所瞧不起的  
波爾塔瓦的哥薩克人當中，  
有一個從少年時候就用  
熱烈的愛情愛過她的人。  
當那暮色蒼茫或晨光曦微的時候，  
在家鄉的小河底河畔，  
在烏克蘭西洋櫻底濃蔭下，  
他常常地等待着瑪麗雅，  
他因為等待不到而感到苦悶，  
而短暫的一見他已經心滿意足。  
他瘋狂地愛着她，  
他沒有用哀求煩擾過她：  
他受不下拒絕的打擊。  
當求婚的青年們成羣地  
向她走來時，他，憂鬱的，孤悽的，  
遠離開他們的行列。